

## 拉丁美洲史話

## 薩爾瓦多內戰成因初探

陳敬忠，拉美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 壹、前言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後約二十年間，中美洲面積僅有二萬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來萬的薩爾瓦多共和國，先是經歷了一段政治極化引發的社會動盪，最後無可避免地發生內戰。所謂內戰，是指在一個國家之內，不同的武裝政治集團，分別占領地域而進行的戰爭。交戰雙方可以是既有政府的武裝部隊與反政府武裝力量，也可以是為爭取合法執政權而混戰的數個集團。<sup>1</sup>那場政府軍與馬蒂解放陣線(Frente Farabundo Marti para la Liberacion Nacional, FMLN)雙方從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開始的殊死爭鬥，不但造成薩國經濟倒退，上百萬人民流離失所，八萬多人死難，更由於當時薩國做為東西冷戰政治軍事衝突的焦點，牽動著超級大國在戰略要域上勢力的消長，同時關係著意識形態的大是大非，兩大陣營都分別給予物資訓練經費支援，內戰遂有欲罷不能之勢，再加上現代媒體無遠弗屆的立即放送，互整個八零年代，薩國內戰的畫面，不時地出現在世界各國的電子媒體上。一直到美蘇冷戰結束，失去外部援助的交戰雙方都因後繼無力，不得不捨武裝鬥爭而認真地經由政治談判來解決衝突，最後右派政府與左派游擊隊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六日，在墨西哥簽下和平協定，結束長達十二年的內戰。

在分析薩爾瓦多內戰原因之前，先簡略回顧一下內戰前薩爾瓦多的全般狀況。相較於美洲大陸上其他國家的地廣人稀，薩爾瓦多是新大陸領土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薩國經歷過三十年代農民叛亂軍隊鎮壓的大屠殺，繼以軍人長期執政，歷任軍人總統除令行禁止威風八面，也帶著振興經濟的使命感，希望在任內有所作為。他們把握二次大戰後國際咖啡棉花等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機會，將出口增加而累積的稅收，進口機器設備推動工業化，同時配合美國進步聯盟(*Alianza para el progreso*)計畫湧入的資金，在國內進行道路水庫發電廠等基礎建設，使五、六十年代薩爾瓦多的經濟形勢大好，農工業都快速發展，成為中美洲五國中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是五十與六十年代經濟發展黃金歲月所帶來的美好成果，卻只有極少數的人得以獨享，廣大群眾卻沒分到半點好處。在所得分配上，貧苦農民與地主階級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政治上，由地主資產階級與軍人結合的執政黨國家調和黨(*Partido de conciliacion Nacional*)，一再經由舞弊贏得總統大位與其他選舉，斷絕反對人士參政之路，同時對街頭示威抗議活動施以無情的鎮壓，經過幾十年下來，整個薩爾瓦多社會，就像一個滾燙沸騰卻沒有出氣口的大壓力鍋，隨時有爆發動亂的可能。<sup>2</sup>

一九七九年七月，尼加拉瓜桑定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趕走長期專權獨裁魚肉百姓的蘇慕沙(*Anastasio Somoza Debayle*)家族，建立了中美洲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同年十月十五日薩國發生政變，一群少壯軍官推翻了廣受國際社會指責違反人權的羅美洛(*Carlos H. Romero*)政府，邀請社會賢達組成革命執政團(*Junta Revolucionaria de Gobierno*)，以恢復社會正義維護人權，進行土地改革重新分配財富為號召，要把過去幾十年來社會不公不義的原因和現象一併掃除，舉國寄以厚望。但右派保守勢力不會坐以待斃，他們結合高階軍官搶回執政團主導權，薩國軍方內部的青壯派與保守派衝突越趨尖銳，端出的改革方案與當初的承諾相較，既讓社會大失所望，地主資產階級也深表不滿。早已在鄉間與城鎮進行了多年組織訓練工作的左派激進團體，認為當時國內外形勢極為有利，遂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發動全面攻勢(*Ofensiva general*)，薩國政府

<sup>1</sup> Jack C. Plano y Roy Olton, *Diccionari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Limusa, Mexico, 1980, p.98

<sup>2</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San Salvador, 1994, pp.186—243.

軍在驚魂甫定後立刻展開大規模反擊，長達十二年的薩國內戰於焉爆發。<sup>3</sup>

接下來作者試從國內與國外兩方面探討薩爾瓦多內戰不免於發生的原因。

## 貳、國內因素

### 一、經濟寡頭與軍隊結合的政治壟斷

一八二一年獨立之後師法美國總統制，號稱民主共和的薩爾瓦多，其實際政權一直被大地主掌握，由幾個大家族成員輪流當總統。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造成國際咖啡價格大幅滑落，薩國經濟遭受重大衝擊，人民要求變革而政府無以應對，使大財主決定退居幕後，讓認同維護這些大家族經濟利益的軍官，站上政治舞台分享政治權力。<sup>4</sup>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群自稱青壯軍人(Juventus Militar)的薩國軍官，在右派資產階級慫恿下發動軍事政變，把總統Arturo Araujo放逐國外，把副總統兼國防部長馬丁內斯將軍General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推上總統大位，從此以後的薩國政壇上一個接一個都是由軍人出任總統，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最後一次軍事政變為止，有五十九年之久。

一九四八年的另一次政變中，軍隊自我定位為「人民的武裝臂膀」(Brazo armado del pueblo)，換言之，軍隊要扮演社會革命先鋒隊兼警衛隊的角色，而營區是「提煉保衛人民權力的良知的實驗室」。<sup>5</sup> 這次帶有進步色彩的軍事政變，催生了在一九五零通過的頗具進步思想的憲法。人民享有罷工，社會保險，組織工會等權利，同時揭發政府有發展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是國家經濟發展理所當然的推手與執行者，甚至指出私人財產負有社會功能與責任，以及當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憲法賦予的保國衛民職責時，人民有不服從其領導的合法權力。從此觀察，當時這些軍官是具有進步的愛國思想與社會意識。但主導政變，後來選上總統的Oscar Osorio上校所領導的非常有作為的政府及後繼的軍政府，根據這本憲法，在少數地主資產階級完全掌控全國主要經濟財政的環境中運作的結果，逐漸形成一個影響爾後三十年，包含三個面向的執政政共識：第一，追求發展(Desarrollismo)，要創造有利經濟發展的各種條件。第二，改良主義(Reformismo)，當現存政治與社會結構發生矛盾時，解決之道的主流思維是體制內調整，而非激烈的變動。第三，鎮壓(Represion)，當出現過於激烈的改格要求時，為維護社會秩序所採行的必要手段。<sup>6</sup>

敢於革命或政變者必然有其理想與使命感，但長期執政掌權後不免產生異化，軍校教育固然強調愛國愛民，事實上軍隊最後都傾向與地主資本案結合，捍衛統治階級的利益，或者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去了。一般來說，少校以下軍官多還能保持從軍校畢業的初衷，等到階級越高越接近權力核心，越嚐到權力的滋味，生活越來越舒適安逸時，還能堅持理想與使命感的就不多見了。這就是為什麼薩國歷次政變主導者都是青年軍官，而幾年後當初的英雄又成了被推翻的對象。事實上薩國軍方內部對如何改善民生與社會對立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與矛盾，一九四八，一九七二及一九七九年的軍事政變，就是軍方內部具正義感的力量要求政治民主化及選舉透明化的激烈抗爭行動。但就長期觀察，軍方還

<sup>3</sup> Ibid., pp. 232—240.

<sup>4</sup> Martinez Pelaez, Severo, La Patria del Crioll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Centroamericana, San Salvador, 1975, pp.19—22

<sup>5</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San Salvador, 1994, p. 175.

<sup>6</sup> Robert Armstrong & Janet S. Rubin, El Salvador(El Rostro de la Revolucion), UCA Editores, San Salvador, 1993, p. 45.

是傾向維護既有的體制與利益。<sup>7</sup>

在薩爾瓦多稱Fuerzas Armadas的軍隊，其主管單位為國防與公安部(Ministerio de la Defensa y Seguridad Publica)，除了正規軍(Ejercito, Marina, Fuerza Aerea)，還包括警察(Policia Nacional)，保安警衛(Guardia Nacional)和稅警(Policia de Hacienda)海關警察(Policia de Aduana)等，內戰爆發前總兵力約一萬五千人，其中正規軍約八千。問題在非正規軍的那幾千人所負責的公安工作與百姓的生命財產息息相關，由於軍人長期執政，公安部隊深入民間，掌握基層情資，決定他人生殺，不免作威作福，他們因為沒有制衡力量而濫用權力，更被統治者濫用成為侵犯人權的爪牙，鎮壓異己的工具，鞏固既有體制的東廠。所以內戰之前，薩國軍方被垢病違反人權的種種行徑，多是負責國內治安的公安部門所幹的，昭彰惡名就由國防部概括承受。<sup>8</sup>

此外，一九六一年薩國軍方還組織了一個國家調和黨做為選舉機器，公然直接地介入甚至操作選舉。大選前由在任總統指定下一任總統候選人，而國防部一定盡各種手段讓此人當選，選舉過程充滿暴力，選舉結果各方質疑，引發反對勢力抗爭與社會動亂，接著公安部隊強力鎮壓，這種戲碼每隔幾年就循環上演，民間蓄積了越來越大的不滿情緒，軍隊及國防部便成為與社會對立的團體了。<sup>9</sup>

## 二、社會與經濟問題

社會問題與經濟問題常互為表裡互為因果，在薩爾瓦多就是如此。茲分為以下幾個面向說明。

### (一) 土地集中

在以農立國的地方，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工具，有土斯有財，道理簡單明瞭。薩爾瓦多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承繼西班牙殖民時期留下的莊園大地產制，是世界上土地所有權最集中的地區。統治階級既有經濟優勢，又通過立法保障不斷兼併，將原屬國家的公有地及印地安人保護區的土地，巧取豪奪納為己有。以下一些七十年代數據可見一斑：占人口 0.4%的大地主擁有全國 37.7%的可耕地，而佔 91.4%的貧下中農只分到 21.9%可耕地。一九六八年時，薩爾瓦多農民中只有 11%擁有耕作土地，而 2%的地主卻擁有全國 60%的土地。從土地分配的極不平均延生了所得分配巨大差距，及其他社會對立。<sup>10</sup>尤有甚者，隨著人口增長及地主的兼併，土地集中現象只會越來越嚴重，一九七一年時無地農民的數量已經是一九六一年的三倍之多。<sup>11</sup>

一九七二年就職的莫理納總統(Arturo Armando Molina)在任內曾經認真地推動過土地改革，他當然瞭解在以農立國的薩爾瓦多，土地問題是經濟與社會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他也清楚那會觸動地主階級的核心利益而他們必然會反撲，他準備了各種必要的配套措施，如一九七三年政府成立低利貸款給小農的銀行(Banco de Fomento Agropecuario)，一九七五年成立土地改革執行機構(Instituto Salvadoreno de Transformacion Agraria)，一步步有計畫地推動，最後因為反對勢

<sup>7</sup> Francisco E. Sandoval, *Del Ejercito Nacional al Ejercito Guerrillero*, Ediciones pp. 363—378.

<sup>8</sup> Ana Guadalupe Martinez, *Las Carceles Clandestinas*, UCA Editores, San Salvador, 1993, pp.363--378

<sup>9</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219-224

<sup>10</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224

<sup>11</sup> David Walter, *El Salvador: La Tierra y El Hombre*,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Comunicaciones, San Salvador, 1987, p 315

力太大而失敗。<sup>12</sup>莫理納任內在激進團體看來十分溫和的土地改革，最後都不免草草收場，使左派份子更加堅信，除非武裝奪權成功，否則佃農無產階級想要由地主資產階級與軍人結合的政府手中取得土地，無異緣木求魚。

薩爾瓦多最肥沃的可耕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種植咖啡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供大地主外銷賺錢，百萬人賴以維生的紅豆玉米等糧食作物，因缺乏應有耕地而必須種植在山坡上，土地貧瘠小農又無力購買肥料，幾年之後地力即耗盡且造成地表層流失，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是，薩爾瓦多做為農產品出口國家，每年極少數人以經濟作物賺取大量外匯，而絕大多數人整年為地主作稼卻不得溫飽，薩爾瓦多人竟然是西半球人民營養不良最嚴重的五國之一。<sup>13</sup>

## （二）貧富懸殊

長久以來薩國有著名的十四大家族，他們據有全國最肥美的土地，主宰薩國主要的金融，貿易，咖啡棉花蔗糖的種植收購出口等經濟活動，也是薩國政壇幕後金主，其他百姓無論土農工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剝削或為其役使，形成寡頭壟斷階層(*origaquia*)。七十年代的薩爾瓦多存在五個不同的社會階層。<sup>14</sup>最底層的赤貧層，包括絕大部分的鄉間沒有土地的游動農民，以及在都市周邊貧民窟的無業或打零工的廣大群眾，佔全國人口約 80%，他們的家庭月收入不到 50 美元，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不能滿足。在赤貧層之上的是約佔 10% 人口的貧民層，他們是公私機構的基層員工，如小學教師、賣場收銀員、鄉下小農等，家庭月收入約二、三百美金，他們勉強可溫飽，但居住環境缺乏衛生設施，子女教育經費已經是家庭沉重負擔。約佔人口 8% 的中產階級由專業人士，城市資產階級，農村中型地主，中高階軍文官員組成，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收入在五百美元上下，中上者可以有相當七、八百美金的收入，由於物價相對便宜，他們已可擁有獨棟住宅，私家轎車，子女也可就讀私立學校。至於 2% 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大資產階級，月入超過一萬美元，過的是王公貴婦的奢豪生活，他們的休閒活動是馬球，派對，子女就讀美國私立名校，與歐美富豪相較毫不遜色。財富分配落差這樣大的社會，而且是極少數人囊括所有好處，絕大部分人卻一無所有的社會，肯定是不得安寧的。<sup>15</sup>

## （三）人口快速成長

從一九五零至一九七八年間，薩國經濟成長率平均 5.3%，換言之，一九七八與一九五零年相較，成長了 80% 之多。同時期，薩國人口卻成長了三倍之多，從一百八十六萬猛增至四百八十萬。與 300% 的人口增長率相較，80% 的經濟成長率實在緩不濟急。<sup>16</sup> 人口快速增長而缺乏耕地，便有農民家庭相率向北鄰地廣人稀的宏都拉斯遷移，在那裡耕作謀生，逐漸在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接鄰地帶，形成人口達三十萬之多的薩爾瓦多移民區塊。一九六九年，宏都拉斯經濟狀況嚴峻，輿論將不滿情緒導引至薩國人侵佔了宏都拉斯的土地，宏國政府下令驅逐，

<sup>12</sup> Francisco E. Sandoval, *Del Ejercito Nacional al Ejercito Guerrillero*, Ediciones Arcoiris pp.105--106.

<sup>13</sup> David Walter, *El Salvador: La Tierra y El Hombre*,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Comunicaciones, San Salvador, 1987, p 85

<sup>14</sup> Burke, Melvin. *El sistema de Planificacion y Proletarizacion del Trabajadores Agricola en El Salvador*, ECA, UCA, No. 335—336, 1976, pp473—481

<sup>15</sup> CEPAL, *Distribucion de Ingreso en A. L.* New York, ONU, 1970 & PREALC, *Situacion y Perspectivas del Empleo en El Salvador*, Tomo II, Cuadro # 18.

<sup>16</sup> Rosental, Gert. "Principales Rasgos de la Evolucion de las Economias Centroamericanas desde la post—guerra(1945—1978), en CEDADE, CIDE, *Centroamerica: Crisis y Politica Internacional*. Mexico, 1982, pp. 19—21.

薩人倉皇攜老扶幼逃回國內，薩國政府迫於群情鼎沸，乃向宏國宣戰。<sup>17</sup>所以足球並不是一九六九年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爆發戰爭的真正原因。薩爾瓦多人口快速增長，土地集中於少數地主，迫使無地窮人離鄉討生活，最後被人家驅逐出境，才是年薩宏兩國爆發戰爭的實際背景。

薩宏戰爭後移民宏都拉斯已經不可能，薩爾瓦多每年近 4% 的人口成長所帶來的就業壓力，既非剛起步的工業所能吸收，也無法由大地主割據寡佔的咖啡園棉花田能分攤，他們當中部份人想盡辦法移民或偷渡到美國，留在國內農村的便形成盲流，隨著咖啡與棉花採收季節在各省流動，來到城市謀生的則散居在城市周邊貧民窟裡，小孩子提個小木箱幫人擦鞋，女人為人幫傭，成年男子能在加工出口區工廠上班，或當上長工傭人算不錯了。這股數以百萬的無業游民，確實是社會顯而易見的問題，卻也是歷來薩國政府無力解決的難題。

#### (四) 資金外流

薩爾瓦多在二次大戰後國際咖啡價格飆高的黃金十年，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間漲了四倍，以咖啡為出口大宗的薩爾瓦多經濟一時形勢大好，按理在大地主大咖啡商大賺其錢的時候，也應該對薩爾瓦多社會有雨露均霑的效應才是，但據統計，這段期間薩爾瓦多外流資金的數量是中美洲其他四個國家外流資金的總和。<sup>18</sup>換言之，國際咖啡價格再好，除了大地主大資本家得到暴利，廣大論工計酬的工農群眾既分不到一杯羹，薩爾瓦多政府也只有抽取一些出口稅，至於數以千萬美金的貸款則匯到邁阿密的某些銀行去了，並不能形成國家工業所需的資本，無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從這裡觀察，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地主資產階級，根本視薩爾瓦多的土地與人民為他們的生產工具，薩國軍人政府也不過是管家兼警衛罷了。

#### (五) 單一作物

從一八六零年起，經由政府的推動，咖啡取代染料植物，成為薩爾瓦多最主要的經濟作物與出口大宗，隨著種植咖啡的耕地面積越來越大，從業人口越來越多，與咖啡種植有關的人力，尤其是採收季節須要的大量人手，及其後曝曬，分類，烘焙等工作，成為整個薩爾瓦多最重要的經濟活動與經濟來源，更幾乎是創造外匯的唯一來源，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年，咖啡佔出口總值 87%。這種整個國家的外匯依靠單一種作物的外銷，而其價格完全操之在人的經濟模式，其脆弱可以想見，薩爾瓦多的經濟成長幅度及政府稅收，也就隨著國際咖啡價格而起起伏伏。二次大戰後棉花價格亦曾飛漲，薩爾瓦多在南部太平洋沿岸廣為栽植，引進以飛機噴灑農藥的技術，一時產量大增，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零年間，棉花居然佔出口總額 45%。但好景不長，一來化纖技術日新月異逐漸取代棉花，二來過度使用化肥及農藥，地力迅速枯竭，薩爾瓦多出口清單上又只剩下單一的咖啡了。<sup>19</sup>

這種以輸出農礦產品為主的經濟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不僅弱勢而且極不穩定，國家經濟狀況常隨國際價格而起落，尤其是像薩爾瓦多這樣單一化到如此程度的國家更是脆弱。一九六六年後國際市場咖啡價格已經由盛而衰，一九七零年代的石油危機，更深化了薩爾瓦多的經濟危機，收入驟減而支出劇增，政府財政困難可以想像。出人意料地，薩爾瓦多政府在一九七五年要花一百五十萬美元主辦世界小姐選美，學生抗議遊行，警察開槍驅散，造成數十人死傷，也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下了一個現代註腳。

<sup>17</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p.225--227

<sup>18</sup> *Ibid.*, p. 192

<sup>19</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p.187—189.

### 三、左右極化與社會動盪

#### (一) 改革無望

如前所述，以咖啡為主要經濟作物的薩爾瓦多，無論國際價格如何，地主賺了多少錢，鄉間無地無產階級還是一無所有，佃農看不到希望。好不容易莫里納總統煞有其事地要推動土地改革，將全國耕作土地重新分配，面對保守勢力抵制時，起初還宣稱這條追求薩國長治久安唯一的路，一定會堅定地走到底，一步也不會退卻，曾經給廣大人民帶來翻身的希望。當一九七六年土地改革政策胎死腹中形同失敗，薩爾瓦多農民想要擁有自有土地的夢想終於絕望了。<sup>20</sup>至於異議份子期盼經由選舉從政，從體制內改革的希望，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終至絕望。由於執政黨老是搞舞弊，六十年代反對人士曾經失望到拒絕推派總統候選人以示抗議，好不容易在一九七二年大選時，在野人士推出頗具聲望的杜華德(Jose Napoleon Duarte)參選，一般咸信他也選贏了，但執政者硬生生地將他拉下來，毆打成傷並迫其流亡海外。<sup>21</sup>一九七六年故事重演，這次反對人士推出一個退伍上校Claramount參選，希望能讓軍方的抗拒度降低，但選舉過程與結果依然充滿暴力與舞弊，軍方將國防部長羅美洛將軍硬推上總統大位。至此，反對人士想藉由民主程序執政，人民以選票當家做主的合法途徑，宣告完全不可能。眼見咖啡價格幾十年起起落落跟自己沒有關係，一貧如洗到底，每次政府說要土地重分配都是雷聲大沒雨滴，從體制內改革的門路完全被封閉，警察公安的鎮壓從不手軟，徹底絕望之後的薩國反對力量只有鋌而走險，走武裝革命之路。<sup>22</sup>

#### (二) 左派力量合流

長期以來薩爾瓦多的人權記錄就不甚光彩，而以七十年代最為國際組織疵議。政治受害者與工運份子、知識份子、學生、宗教人士等逐漸形成好幾股民間運動力量。隨著一九七六年總統選舉結果的違背民意，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Organizaciones Populares)認同走武裝路線，它們以陣線(Frentes)或集團(bloques)方式組成各式各樣組織，如學生會、會計師工會等，與武裝游擊隊聲氣相通。左派人士採取的是綜合武裝鬥爭與群眾運動的路線。群眾路線方面，革命民主陣線El Frente Democratico Revolucionario (FDR)整合了十六個大小組織，成為左派陣營的政治力量。武裝鬥爭組織則有一九七零年開始出現馬蒂人民解放力量Fuerzas Populares de Liberacion Farabundo Marti(FPL-FM)及人民革命軍Eje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ERP)，接著在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分別又出現全國抵抗部隊Fuerzas Armadas de la Resistencia Nacional (FARN)，中美洲工人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 Centroamericanos(PRTC)等兩個武裝游擊組織。左派游擊隊以綁架並殺害重量級企業人士，或政府重要官員為籌措經費及打響知名度的手段，也會佔領電台逼迫員工做不利政府廣播，或佔據電信局、社會保險局等公共建築物，製造社會混亂，昇高社會不安。<sup>23</sup>到一九七九年，薩爾瓦多共產黨也組成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解放軍Fuerzas Armadas de Liberacion。這五個各有意識形態與鬥爭路線的左派武裝游擊組織，終於經過協商談判，產生了薩爾瓦多左派武裝力量的統一陣線Frente Farabundo Marti para la Liberacion Nacional (FMLN)馬蒂全國解放陣線。武裝游擊隊和革命民主陣線的淵源及策略儘管不同，但都以推翻軍人與資產階級結合的右派政府，代以徹頭徹尾的土地改

<sup>20</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p. 240.

<sup>21</sup> Jose Napoleon Duarte, *Duarte—My Story*,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86, pp.70--83.

<sup>22</sup> Robert Armstrong & Janet S. Rubin, *El Salvador(El Rostro de la Revolucion)*, UCA Editores, San Salvador, 1993, p. 85.

<sup>23</sup> Ana Guadalupe Martinez, *las Carceles Clandestinas*, UCA Editores, San Salvador, 1993, pp. 379--452

革與資產國有化為目標。<sup>24</sup>

### (三) 右派組織殘暴

薩爾瓦多地主資產階級與軍隊結合的統治集團，面對廣大受壓迫人民發出的反抗聲音或行動，是國家機器更強力的鎮壓與右派極端份子的暴力反制。除了警察，保安警衛(Guardia Nacional)更是令百姓聞之喪膽。此外成立於一九六六年，直接由總統指揮的鄉村民兵組織Organizacion Democratica Nacionalista (ORDEN)約有十萬之眾，是政府與軍方有效控制農民農村的龐大力量，這是公開的右派組織，還有地下組織，如一九七五年出現的要殺光所有共產黨的FALANGE及一九七七年為對抗左派游擊隊而組織的白色戰士聯盟Union Guerrera Blanca(UGB)，更有直接以死亡行刑隊為名的極右組織(escuadrones de la muerte)，它們的成員既有軍人也有民人，這些地下極右派份子的行徑跡近無法無天，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對付他們心目中可能的左派份子，甚至他們無辜的家人，反政府份子莫名其妙地失蹤、被殺、被關、被拷打，甚至神父牧師亦不能倖免。他們製造無數拋棄路邊的屍體，也製造了人民對軍隊和政府的仇恨，他們的手段越來越狠毒，受害者越來越多，社會兩端越來越對立，終至沒有任何轉寰餘地。<sup>25</sup>

### (四) 宗教無力回天

天主教在薩爾瓦多內戰前扮演非常特殊角色，不能不予說明。一般人印象裡宗教屬保守力量，應與既定社會權力妥協合作，是穩定社會的力量，但自從一九六五年凡諦岡主教會議決定教會要在俗世社會起更積極的作用後，情況有了改變。一九六八年，拉丁美洲的樞機主教們在哥倫比亞的美德薩Medellin聚會，做出教會的立場偏向窮人“opcion por los pobres”的決定，希望教會依各國不同的狀況，採同情無產階級的立場宣教。薩爾瓦多由Luis Chavez y Gonzalez 領導的天主教會乃逐漸轉變其關注重心，宗教從撫慰功能轉向宣傳工作，更關心社會普遍存在貧富懸殊缺乏正義的現象，不吝於提出解決建議，同時在教區從事民眾組訓。教會的新作風在民間頗受歡迎，不識字的窮苦工農與知識份子都報以熱烈回應，但這樣使教會捲入社會衝突漩渦的巨大改變，必然引起教會內部不同的意見，更別說政府當局和右派保守勢力以共黨份子視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一九七七年第一個神職人員被暗殺，接續的神父被害事件越來越頻繁，引起國際關注。同年Chavez神父退休，由Oscar Arnulfo Romero神父接任樞機主教，他的立場更為明顯，他拒絕為Romero總統的就職典禮主持宣誓，與政府的關係十分緊張，在他向全國廣播的佈道中經常以上帝之名呼籲保安警衛停止殺戮，要求左右極端組織都放棄暴力代以協商。他認為政府帶頭違反人權，縱容殺害教士，因而公開支持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推翻Romero政府的政變，更成為極右份子的眼中釘，終於在次年三月主持彌撒時遭槍殺，震驚全國也引起社會巨大騷動，他的葬禮更是在槍彈四射炸彈橫飛上萬群眾尖叫逃竄的混亂中結束，驚悚的場景由媒體傳送到世界各國，引來全球對薩國政府與極右組織強烈的指責，他的死亡也使薩爾瓦多最後一個公開呼籲左右協商的聲音從此閤啞，社會對立越來越嚴重，左右愈趨暴力仇恨，不久內戰爆發。<sup>26</sup>

<sup>24</sup> Walter LaFeber, *Revolucion Inevitable--- La Politica de Estados Unidos en Centroamerica*, UCA Editores, San Salvador, 1989, p. 329.

<sup>25</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p. 241.

<sup>26</sup>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Tomo II, pp. 250—251. Francisco E. Sandoval, *Del Ejercito Nacional al Ejercito Guerrillero*, Ediciones Arcoiris pp.82—85. Jose Napoleon Duarte, *Duarte—My Story*,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86, pp.116—117.

## 貳、國際因素

### 一、美國

#### 進步聯盟的模範

眾所周知，美國視拉丁美洲為其勢力範圍，其中又以距美國最近的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更是視如禁嚮他人休想染指。為保障美國利益及在此區域的絕對控制權，除運用政治經濟影響力左右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必要時美國不惜動用軍隊入侵，派海軍陸戰隊直接佔領，尼加拉瓜，古巴，多明尼加，巴拿馬等國都有類似經驗，薩爾瓦多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尼加拉瓜左派游擊隊將蘇慕沙政府推翻，有可能在中美洲產生骨牌效應，才引起美國重視。一九六零年之前，薩爾瓦多這個由經濟寡頭與軍人共同掌握，相對安定的中美洲小國，在美國心目中的份量，無法與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宏都拉斯或哥斯大黎加相比。<sup>27</sup>

一九六一年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Kennedy)展開對拉丁美洲新睦鄰政策，即進步聯盟計畫(*Alianza para el progreso*)，以淡化古巴革命成功給拉美國家帶來的示範作用，這意味有龐大的資金流向拉美。光是六二到六三年，薩爾瓦多就接受到六千三百萬美元。此外，美國企業在這蕞爾小國投入三千四百萬資金(佔外資 65%，主要在電力，交通與煉油廠方面)，每年尚有一百萬美元的軍援(薩國軍隊人數不到一萬)，薩爾瓦多政府亦加緊通過各種優惠外資與獎勵工業投資的措施；本來對美資心存觀望的薩爾瓦多保守的地主資本家也開始加入行列，一時薩爾瓦多出現經濟榮景，一九六四，六五年經濟率成長高達 12%，食品加工、紡織、化工等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薩爾瓦多成為美國進步聯盟計畫執行的模範生。<sup>28</sup>但美國沒有發現，薩爾瓦多的經濟確實因美國援助而大幅成長，然而真正得到經濟利益，並使政治地位較前更為鞏固的是十四大家族，表面上看起來薩爾瓦多呈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但所得分配卻極不平均，美國的資金，讓貧富本已懸殊，社會已經對立的薩爾瓦多雪上加霜。

一九七七年卡特入主白宮，他決定以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在尊重人權的表現，決定美國是否給予軍經援助，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都不及格，這兩國也都先宣佈拒絕接受美國的援助。其實薩爾瓦多非常在意有無美援，建設到半途的水庫更需要美國貸款。當美國壓力當頭，羅美洛不得不做出退讓，取消民眾不准遊行示威等限制，美援到來左派又組織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薩國政府迫於右派壓力只得將之強力驅散，美國輿論立即指責羅美洛政府違反人權，卡特的壓力又接踵而至。羅美洛就在這樣左右為難、內外都不討好的搖擺中，在七九年十月被推翻下台。而高舉道德旗幟的卡特在面對同年七月尼加拉瓜變色，中美洲出現紅彤彤左派政府的衝擊時，是否還要繼續對薩爾瓦多施壓，或者給羅美洛被指為右派違反人權的政府，以及接續的標榜激進改革的革命執政團援助，以遏阻社會主義浪潮繼續向北漫延，成了現實與理想間兩難的選擇，國務院、國防部各有看法，卡特自己也在舉棋不定中屆滿任期。雷根還沒上台就堅決表示，絕不容許由蘇聯與古巴支持的中美洲共產黨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支持中美洲人民與政府民主反共鬥爭的態度堅定明確。為了趕在雷根就職之前一舉成功，馬蒂解放陣線就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發動全面攻勢。情勢並不如左派游擊隊估計的樂觀，十天後馬蒂解放陣線力竭而止，政府軍展開反擊，同時雷根就職，美援湧至，雙方各有靠山，內戰就這麼打打停停一路拖了十二年。<sup>29</sup>

<sup>27</sup> Walter LaFeber, *Revolucion Inevitable--- La Política de Estados Unidos en Centroamerica*, UCA Editores, San Salvador, 1989, p. 314

<sup>28</sup> *Ibid.*, pp.223—224

<sup>29</sup> *Ibid.*, pp. 314--331



## 二、中美洲共同市場崩解與尼加拉瓜桑定解放陣線奪權成功

一九六九年薩宏戰爭帶給薩爾瓦多一個空洞的勝利，卻帶來非常不利的經濟惡果，加劇薩爾瓦多的內政困難，而一九七九年桑定解放陣線革命成功則為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的整合起了催化作用。

薩爾瓦多之所以是中美洲五國當中，最熱衷於推動建置區域共同市場，乃出於經濟發展的必要。薩國地小人稠，非工業化不能解決失業問題，要工業化又必須找到基本的消費市場，薩爾瓦多雖號稱人口四百萬，但因窮人佔多數，估計具有購買自製工業產品能力者不過百分之八而已，為尋找市場，薩國有識之士就將眼光看到整個中美洲地區的一千三百萬人，雖明知其中也是窮人多富人少，但好歹餅大了四倍，先解燃眉之急再說。<sup>30</sup>中美洲共同市場在薩爾瓦多積極推動與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Comision de Economia Para America Latina, CEPAL) 的贊助支持下，很快就展現成果，薩爾瓦多起步早工業化程度高，在中美洲共同市場貿易中占了不少便宜，工業相對落後的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早已不是滋味，薩宏兩國撕破臉一開戰，共同市場形同停擺，早先的許多努力付諸東流，經濟損失嚴重的是薩爾瓦多。開戰前的內閣會議中，只有經濟部長持反對意見，理由就是共同市場將因戰爭而崩毀，但總統拗不過群情激憤而下令進兵。這一仗，薩爾瓦多是贏了面子輸了裡子，只有軍隊凱旋歸來時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民意支持，實際上除了近五千萬美元的戰爭費用，補充銷耗殆盡的彈藥，還有十幾萬兩手空空被趕回國的難民要立即安置就養，其後遺症讓她在整個七十年代慢慢吞嚥消化。<sup>31</sup>

尼加拉瓜的蘇慕沙家族從一九三六年掌權以來，靠著堅決倒向美國追隨美國，及在美國國會的眾多友人，獲得美國堅定的支持，蘇慕沙有恃無恐地把尼加拉瓜土地與人民當成私家企業來經營，尼國的國家警衛隊(Guardia Nacional)無異蘇氏私人武力。桑定解放陣線居然能將蘇慕沙扳倒，固然由於蘇氏家族、黨羽及其國家警衛隊長期以來作惡多端眾叛親離，卡特在關鍵時刻猶豫收手沒有給予支持也是重要因素。總之在美蘇冷戰高峰的七零年代底，尼加拉瓜落在桑定陣線手中，對美國而言確為變生肘腋大吃一驚。美國開把注意力從阿富汗、中國轉移部分到中美洲，一如當年古巴卡斯楚革命成功後甘迺迪的進步聯盟計畫，反制尼加拉瓜桑定革命成功影響力的美國大量軍、經援助再次流向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當然更不會少。<sup>32</sup>

### 參、結論

薩爾瓦多於一九八一年爆發內戰，是薩爾瓦多長期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在美國霸權資本主義框架下運作的必然結果。內戰的根本原因是內生而不是外來的，尼加拉瓜桑定解放陣線革命成功只能讓馬蒂全國解放陣線增加信心，美國擔心桑定陣線成功的經驗有可能在薩爾瓦多複製，是因為大家都認為薩爾瓦多具備與尼加拉瓜類似的政經社會結構。

薩爾瓦多內政問題的癥結是土地集中，從這裡延生了貧富不均，社會對立等等惡性循環。歷來土地改革很少能不經流血而能成功，因為在特定的時空要同時具體

<sup>30</sup> *Historia de El Salvador*, pp. 202—215.

<sup>31</sup> Jose Napoleon Duarte, *Duarte—My Story*,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86, pp. 61--65.

<sup>32</sup> 美國對中美洲的經援從一九八零年的一億一千七百五十萬陡升至一九八五年的十一億八千四百九十萬；軍援則相對從一千萬加碼到二億二千六百萬。薩爾瓦多這六年中間共得到美金十七億三千九百萬的軍經援助。見 Tom Barry and Deb Preusch, *The Central America Fact Book*, Grove Press, Inc, New York, 1985, p29, p41.,

必要的條件是歷史的偶然。首先政府要準備龐大的資金或其他財貨向地主購地分給佃農。其次，土改這種牽動地主資產階級最根本利益的法案很難在國會通過，因為既得利益者早就掌控或收買了國家立法機關，除非，執政者意志堅決以革命手段行之。第三，還要有一大批廉正幹練的公務員去貫徹執行。薩爾瓦多沒有一九五零年代的臺灣那麼幸運。假使一九八零年薩爾瓦多革命執政團確有推動第二階段土改的決心，而美國給予援助的是足額的購地補償金而非軍援，薩爾瓦多內戰或可免於爆發。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美國不會這麼做，從美墨戰爭以來，美國為維護她所定義的世界秩序，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當「後院」發生執政者與人民間的衝突矛盾時，通常她選擇站在拉丁美洲人民的對立面。

